

周舍，字升逸，汝南安城人，晋左光禄大夫棼之八世孙也。父颢，齐中书侍郎，有名于时。舍幼聪颖，颢异之，临卒谓曰：“汝不患不富贵，但当持之以道德。”既长，博学多通，尤精义理，善诵书，背文讽说，音韵清辩。起家齐太学博士，迁后军行参军。建武中，魏人吴包南归，有儒学，尚书仆射江祐招包讲。舍造坐，累折包，辞理遁逸，由是名为口辩。王亮为丹阳尹，闻而悦之，辟为主簿，政事多委焉。迁太常丞。

梁台建，为奉常丞。高祖即位，博求异能之士。吏部尚书范云与颢素善，重舍才器，言之于高祖，召拜尚书祠部郎。时天下草创，礼仪损益，多自舍出。寻为后军记室参军、秣陵令。入为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太子洗马，散骑常侍，中书侍郎，鸿胪卿。时王亮得罪归家，故人莫有至者，舍独敦恩旧，及卒，身营殡葬，时人称之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右卫率，右卫将军，虽居职屡徙，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国史诏诰，仪体法律，军旅谋谟，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，预机密，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。舍素辩给，与人泛论谈谑，终日不绝口，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，众尤叹服之。性俭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，如布衣之贫者。每入官府，虽广厦华堂，闺阁重邃，舍居之则尘埃满积。以荻为鄣，坏亦不营。为右卫，母忧去职，起为明威将军、右骁骑将军。服阕，除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顷之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迁太子詹事。

普通五年，南津获武陵太守白渦书，许遗舍面钱百万，津司以闻。虽书自外入，犹为有司所奏，舍坐免。迁右骁骑将军，知太子詹事。以其年卒，时年五十六。上临哭，哀恻左右。诏曰：“太子詹事、豫州大中正舍，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其学思坚明，志行开敏，劬劳机要，多历岁年，才用未穷，弥可嗟恻。宜隆追远，以旌善人。可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随由资给。谥曰简子。”明年，又诏曰：“故侍中、护军将军简子舍，义该玄儒，博穷文史，奉亲能孝，事君尽忠，历掌机密，清贞自居。食不重味，身靡兼衣。终亡之日，内无妻妾，外无田宅，两儿单贫，有过古烈。往者，南司白渦之劾，恐外议谓朕有私，致此黜免，追愧若人一介之善。外可量加褒异，以旌善人。”二子：弘义，弘信。

徐勉，字修仁，东海郟人也。祖长宗，宋高祖霸府行参军。父融，南昌相。勉幼孤贫，早励清节。年六岁，时属霖雨，家人祈霁，率尔为文，见称耆宿。及长，笃志好学。起家国子生。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，每称勉有宰辅之量。射策举高第，补西阳王国侍郎。寻迁太学博士，镇军参军，尚书殿中郎，以公事免。又除中兵郎、领军长史。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，尝欲与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“王郎名高望促，难可轻醜衣裾。”俄而元长及祸，时人莫不服其机鉴。

初与长沙宣武王游，高祖深器赏之。及义兵至京邑，勉于新林谒见，高祖甚加恩礼，使管书记。高祖践阼，拜中书侍郎，迁建威将军、后军谘议参军、本邑中正、尚书左丞。自掌枢宪，多所纠举，时论以为称职。天监二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。迁侍中。时王师北伐，候驿填委。勉参掌军书，劬劳夙夜，动经数旬，乃一还宅。每还，群犬惊吠。勉叹曰：“吾忧国忘家，乃至于此。若吾亡后，亦是传中一事。”六年，除给事中、五兵尚书，迁吏部尚书。勉居选官，彝伦有序，既闲尺牍，兼善辞令，虽文案填积，坐客充满，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。又该综百氏，皆为避讳。常与门人夜集，客有虞皓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答云：“今夕止可谈风月，不宜及公事。”故时人咸服其无私。

除散骑常侍，领游击将军，未拜，改领太子右卫率。迁左卫将军，领太子中庶子，侍东宫。昭明太子尚幼，敕知宫事。太子礼之甚重，每事询谋。尝于殿内讲《孝经》，临川靖惠王、尚书令沈约备二傅，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，王莹、张稷、柳橙、王暕为侍讲。时选极亲贤，妙尽时誉，勉陈让数四。又与沈约书，求换侍讲，诏不许，然后就焉。转太子詹事，领云骑将军，寻加散骑常侍，迁尚书右仆射，詹事如故。又改授侍中，频表解官职，优诏不许。

时人间丧事，多不遵礼，朝终夕殡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“《礼记问丧》云：‘三日而后敛者，以俟其’

生也。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’自顷以来，不遵斯制。送终之礼，殡以期日，润屋豪家，乃或半晷，衣衾棺槨，以速为荣，亲戚徒隶，各念休反。故属纆才毕，灰钉已具，忘狐鼠之顾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伤情灭理，莫此为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时，志慙心绝，丧事所资，悉关他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原。如规视或爽，存没违滥，使万有其一，怨酷已多。岂若缓其告敛之晨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请自今士庶，宜悉依古，三日大敛。如有不奉，加以纠绳。”诏可其奏。

寻授宣惠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、仆射如故。又除尚书仆射、中卫将军。勉以旧恩，越升重位，尽心奉上，知无不为。爰自小选，迄于此职，常参掌衡石，甚得士心。禁省中事，未尝漏泄。每有表奏，辄焚藁草。博通经史，多识前载。朝仪国典，婚冠吉凶，勉皆预图议。普通六年，上修五礼表曰：

臣闻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故称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。夫礼所以安上治民，弘风训俗，经国家，利后嗣者也。唐虞三代，咸必由之。在乎有周，宪章尤备，因殷革夏，损益可知。虽复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经文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其大归有五，即宗伯所掌典礼：吉为上，凶次之，宾次之，军次之，嘉为下也。故祠祭不以礼，则不齐不庄；丧纪不以礼，则背死忘生者众；宾客不以礼，则朝覲失其仪；军旅不以礼，则致乱于师律；冠婚不以礼，则男女失其时。为国修身，于斯攸急。

洎周室大坏，王道既衰，官守斯文，日失其序。礼乐征伐，出自诸侯，《小雅》尽废，旧章缺矣。是以韩宣适鲁，知周公之德；叔侯在晋，辨郊劳之仪。战国从横，政教愈泯；暴秦灭学，扫地无余。汉氏郁兴，日不暇给，犹命叔孙于外野，方知帝王之为贵。末叶纷纶，递有兴毁，或以武功锐志，或好黄老之言，礼义之式，于焉中止。及东京曹褒，南宫制述，集其散略，百有余篇，虽写以尺简，而终阙平奏。其后兵革相寻，异端互起，章句既沦，俎豆斯辍。方领矩步之容，事灭于旌鼓；兰台石室之文，用尽于帷盖。至乎晋初，爰定新礼，荀扞制之于前，摯虞删之于末。既而中原丧乱，罕有所遗；江左草创，因循而已。厘革之风，是则未暇。

伏惟陛下睿明启运，先天改物，拨乱惟武，经世以文。作乐在乎功成，制礼弘于业定。光启二学，皇枝等于贵游；辟兹五馆，草莱升以好爵。爰自受命，迄于告成，盛德形容备矣，天下能事毕矣。明明穆穆，无德而称焉。至若玄符灵贶之祥，浮溟机山之赆，固亦日书左史，副在司存，今可得而略也。是以命彼群才，搜甘泉之法；延兹硕学，阐曲台之仪。淄上淹中之儒，连踪继轨；负笈怀铅之彦，匪旦伊夕。谅以化穆三雍，人从五典，秩宗之教，勃焉以兴。

伏寻所定五礼，起齐永明三年，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，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，止修五礼，谿稟卫将军丹阳尹王俭，学士亦分住郡中，制作历年，犹未克就。及文宪薨殂，遗文散逸，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，经涉九载，犹复未毕。建武四年，胤还东山，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。旧事本末，随在南第。永元中，孝嗣于此遇祸，又多零落。当时鳩敛所余，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、骠骑将军何佟之，共掌其事。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，东昏之代，频有军火，其所散失，又逾太半。天监元年，佟之启审省置之宜，敕使外详。时尚书参详，以天地初革，庶务权輿，宜俟隆平，徐议删撰。欲且省礼局，并还尚书仪曹。诏旨云：“礼坏乐缺，故国异家殊，实宜以时修定，以为永准。但顷之修撰，以情取人，不以学进；其掌知者，以贵总一，不以稽古，所以历年不就，有名无实。此既经国所先，外可议其人，人定，便即撰次。”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，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，人各自举学士二人，相助抄撰。其中有疑者，依前汉石渠、后汉白虎，随源以闻，请旨断决。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，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，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蒨掌宾礼，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，右军参军司马裴掌嘉礼，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。佟之亡后，以镇北谘议参军伏芑代之。后又以芑代严植之掌凶礼。芑寻迁官，以《五经》博士缪昭掌凶礼。复以礼仪深广，记载残缺，宜须博论，共尽其致，更使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、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。臣又奉别敕，总知其事。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、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。若有疑义，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，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，各言同异，条牒启闻，决之制旨。疑事既多，岁时又积，制旨裁断，其数不少。莫不网罗经诂，玉振金声，义贯幽微，理入神契。前儒所不释，后学所未闻。凡诸奏决，皆载篇首，具列圣旨，为不刊之则。洪规盛范，冠绝百王；茂实英声，方垂千载。宁孝宣之能拟，岂孝章之足云。

五礼之职，事有繁简，及其列毕，不得同时。《嘉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二秩，一

百一十六卷，五百三十六卷；《宾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七秩，一百三十三卷，五百四十五条；《军礼仪注》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，合十有八秩，一百八十九卷，二百四十条；《吉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，合二十有六秩，二百二十四卷，一千五条；《凶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，合四十有七秩，五百一十四卷，五千六百九十三条：大凡一百二十秩，一千一百七十六卷，八千一十九条。又列副秘阁及《五经》典书各一通，缮写校定，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。

窃以撰正履礼，历代罕就，皇明在运，厥功克成。周代三千，举其盈数；今之八千，随事附益。质文相变，故其数兼倍，犹如八卦之爻，因而重之，错综成六十四也。昔文武二王，所以纲纪周室，君临天下，公旦修之，以致太平龙凤之瑞。自斯厥后，甫备兹日。孔子曰：“其有继周，虽百世可知。”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！臣以庸识，谬司其任，淹留历稔，允当斯责；兼勒成之初，未遑表上，实由才轻务广，思力不周，永言惭惕，无忘寤寐。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，搜寻军礼，阅其条章，靡不该备。所谓郁郁文哉，焕乎洋溢，信可以悬诸日月，颁之天下者矣。愚心喜抃，弥思陈述；兼前后联官，一时皆逝，臣虽幸存，耄已将及，虑皇世大典，遂阙腾奏，不任下情，辄具载撰修始末，并职掌人、所成卷秩、条目之数，谨拜表以闻。

诏曰：“经礼大备，政典载弘，今诏有司，案以行事也。”又诏曰：“勉表如此。因革允厘，宪章孔备，功成业定，于是乎在。可以光被八表，施诸百代，俾万世之下，知斯文在斯。主者其按以遵行，勿有失坠。”寻加中书令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勉以疾自陈，求解内任。诏不许，乃令停下省，三日一朝，有事遣主书论决。脚疾转剧，久阙朝覲，固陈求解，诏乃赉假，须疾差还省。

勉虽居显位，不营产业，家无蓄积，俸禄分贍亲族之穷乏者。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。勉乃答曰：“人遗子孙以财，我遗之以清白。子孙才也，则自致鞶帨；如其不才，终为他有。”尝为书诫其子崧曰：

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，至于产业之事，所未尝言，非直不经营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禄，可谓备之。每念叨窃若斯，岂由才致，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谓“以清白遗子孙，不亦厚乎！”又云：“遗子黄金满，不如一经。”详求此言，信非徒语。吾虽不敏，实有本志，庶得遵奉斯义，不敢坠失。所以显贵以来，将三十载，门人故旧，亟荐便宜，或使创辟田园，或劝兴立邸店，又欲舳舻运致，亦令货殖聚敛。若此众事，皆距而不纳。非谓拔葵去织，且欲省息纷纭。

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，非在播艺，以要利入，正欲穿池种树，少寄情赏。又以郊际闲旷，终可为宅，悦获悬车致事，实欲歌哭于斯。慧日、十住等，既应营婚，又须住止，吾清明门宅，无相容处。所以尔者，亦复有以；前割西边施宣武寺，既失西厢，不复方幅，意亦谓此逆旅舍耳，何事须华？常恨时人谓是我宅。古往今来，豪富继踵，高门甲第，连闼洞房，宛其死矣，定是谁室？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，聚石移果，杂以花卉，以娱休沐，用托性灵。随便架立，不在广大，惟功德处，小以为好。所以内中逼促，无复房宇。近营东边儿孙二宅，乃藉十住南还之资，其中所须，犹为不少，既牵挽不至，又不可中涂而辍，郊间之园，遂不办保，货与韦黯，乃获百金，成就两宅，已消其半。寻园价所得，何以至此？由吾经始历年，粗已成立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阴，塍陌交通，渠畎相属，华楼迴榭，颇有临眺之美；孤峰丛薄，不无纠纷之兴。渚中并饶菰蒋，湖里殊富芰莲。虽云人外，城阙密迹，韦生欲之，亦雅有情趣。追述此事，非有吝心，盖是笔势所至耳。忆谢灵运《山家诗》云：“中为天地物，今成鄙夫有。”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，今为天地物，物之与我，相校几何哉！此吾所余，今以分汝，营小田舍，亲累既多，理亦须此。且释氏之教，以财物谓之外命；儒典亦称“何以聚人曰财”。况汝曹常情，安得忘此。闻汝所买姑孰田地，甚为舄鹵，弥复何安。所以如此，非物竞故也。虽事异寝丘，聊可仿佛。孔子曰：“居家理治，可移于官。”既已营之，宜使成立。进退两亡，更贻耻笑。若有所收获，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，宜令得所，非吾所知，又复应沾之诸女耳。汝既居长，故有此及。

凡为人长，殊复不易，当使中外谐缉，人无间言，先物后己，然后可贵。老生云：“后其身而身先。”若能尔者，更招巨利。汝当自勸，见贤思齐，不宜忽略以弃日也。非徒弃日，乃是弃身，身名美恶，岂不大哉！可不慎欤？今之所敕，略言此意。正谓为家已来，不事资产，既立墅舍，以乖旧业，陈其始末，无愧怀抱。兼吾年时朽暮，心力稍殫，牵课奉公，略不克举，其中余暇，裁可自休。或复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良辰美景，文案间隙，负杖蹑履，逍遥陋馆，临池观鱼，披林听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求数刻之暂乐，庶居常以待终，不宜复

劳家间细务。汝交关既定，此书又行，凡所资须，付给如别。自兹以后，吾不复言及田事，汝亦勿复与吾言之。假使尧水汤旱，吾岂知如何；若其满庾盈箱，尔之幸遇。如斯之事，并无俟令吾知也。《记》云：“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。”今且望汝全吾此志，则无所恨矣。

勉第二子悱卒，痛悼甚至，不欲久废王务，乃为《答客喻》。其辞曰：

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，余第二息晋安内史悱丧之问至焉，举家伤悼，心情若陨。二宫并降中使，以相慰勩，亲游宾客，毕来吊问，辄恸哭失声，悲不自己，所谓父子天性，不知涕之所从来也。

于是门人虑其肆情所钟，容致委顿，乃敛衽而进曰：“仆闻古往今来，理运之常数；春荣秋落，气象之定期。人居其间，譬诸逆旅，生寄死归，著于通论，是以深识之士，悠尔忘怀。东门归无之旨，见称往哲；西河丧明之过，取诮友朋。足下受遇于朝，任居端右，忧深责重，休戚是均，宜其遗情下流，止哀加饭，上存奉国，俯示隆家。岂可纵此无益，同之儿女，伤神损识，或亏生务。门下窃议，咸为君侯不取也。”

余雪泣而答曰：“彭殇之达义，延吴之雅言，亦常闻之矣；顾所以未能弭意者，请陈其说。夫植树阶庭，欽柯叶之茂；为山累仞，惜覆篑之功。故秀而不实，尼父为之叹息；析彼歧路，杨子所以留连。事有可深，圣贤靡抑。今吾所悲，亦以悱始逾立岁，孝悌之至，自幼而长，文章之美，得之天然，好学不倦，居无尘杂，多所著述，盈帙满笥，淡然得失之际，不见喜愠之容。及翰飞东朝，参伍盛列，其所游往，皆一时才俊，赋诗颂咏，终日忘疲。每从容谓吾以遭逢时来，位隆任要，当应推贤下士，先物后身，然后可以报恩明主，克保元吉。俾余二纪之中，忝窃若是，幸无大过者，繫此子之助焉。自出闾区，政存清静，冀其旋反，少慰衰暮，言念今日，眇然长往。加以阖棺千里之外，未知归骨之期，虽复无情之伦，庸讎不痛于昔！夷甫孩抱中物，尚尽恻以待宾；安仁未及七旬，犹殷勤于词赋。况夫名立宦成，半途而废者，亦焉可已已哉。求其此怀，可谓苗实之义。诸贤既贻格言，喻以大理，即日辍哀，命驾修职事焉。”

中大通三年，又以疾自陈，移授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，余如故。增亲信四十人。两宫参问，冠盖结辙；服膳医药，皆资天府。有敕每欲临幸，勉以拜伏有亏，频启停出，诏许之，遂停舆驾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时年七十。高祖闻而流涕，即日车驾临殡，乃诏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赠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皇太子亦举哀朝堂。谥曰简肃公。

勉善属文，勤著述，虽当机务，下笔不休。尝以起居注烦杂，乃加删撰为《别起居注》六百卷；《左丞弹事》五卷；在选曹，撰《选品》五卷；齐时，撰《太庙祝文》二卷；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，撰《会林》五十卷。凡所著前后二集四十五卷，又为《妇人集》十卷，皆行于世。大同三年，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，请刊石纪德，即降诏许立碑于墓云。

悱字敬业，幼聪敏，能属文。起家著作佐郎，转太子舍人，掌书记之任。累迁洗马、中舍人，犹管书记。出入宫坊者历稔，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，迁晋安内史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徐勉少而厉志忘食，发愤修身，慎言行，择交游；加运属兴王，依光日月，故能明经术以绾青紫，出闾阎而取卿相。及居重任，竭诚事主，动师古始，依则先王，提衡端轨，物无异议，为梁宗臣，盛矣。

[返回](#) [下一页](#)